

二月河

薛家柱

著

# 胡雪岩

作者以惯有的历史小说笔法详解红顶商人胡雪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经商之道。既展现了晚清官场的波诡云谲、政治的风云变幻，也展示了胡雪岩纵横驰骋政商两界的智慧谋略。

海派  
腔

胡雪岩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I247.5  
1104

二月河  
薛家柱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以作者惯有的  
历史小说笔法  
详解红顶商人  
胡雪岩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  
经商之道  
既展现了  
晚清官场的  
波诡云谲  
政治的风云变幻  
也展示了  
胡雪岩  
纵横驰骋  
政商两界的  
智慧谋略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雪岩/二月河、薛家柱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9

ISBN 978-7-5354-3521-7

I. 胡… II. ①二…②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8231 号

责任编辑:姚 梅

责任校对:刘惠玲

装帧设计:天一创意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mailto: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8.625 插页:2

版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60 千字 印数:1—40000 册

---

定价:36.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容简介：

胡雪岩，是中国近代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顶商人」。其经商才能、处世韬略，一直为世人所称道。本书在清末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通过胡雪岩跌宕起伏的一生，展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丰赡与奇瑰，表现了在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的较量中，中国商人的大智慧。同时，通过胡雪岩的成功经历，揭示了商业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小说最后以悲剧结束胡雪岩辉煌的经商人生，更给人以无限的启迪。

著名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在沉寂数年后与合作伙伴共同推出此一新作，是继其同题电视剧之后的又一最新探索。

胡雪岩

HUXUEYAN

**作者简介：**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1945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1968年入伍，1978年转业至南阳。40岁开始创作生涯。主要作品有《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等系列小说。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河南省文联副主席。

**薛家柱：**浙江省著名散文家、诗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顾问、原杭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500余万字，并多次在国内获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觉醒的警卫员》、电视剧《济公》等。

责任编辑：姚梅

装帧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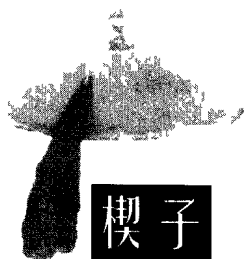


# 目 录

楔 子 .....	1
第 一 回 逢讨债怒气难平伸援手 救落水芳心不死弄轻舟 .....	4
第 二 回 火驱寒有龄陋室说捐纳 人勤暖雪岩纸篓拣账单 .....	11
第 三 回 死有梦火葬亡父西溪地 心皆迷瞎指职官城隍山 .....	19
第 四 回 用心机送猫但求捐纳费 明大义赠佩为凑厚黑钱 .....	29
第 五 回 寻嫁女月夜抢呼运河岸 违行规清早被逐开泰行 .....	39
第 六 回 瞒开缺胡母挥鞭责浪子 谋实任大使让座遇故交 .....	47
第 七 回 送密札盐大使改授粮台 看红灯扛包人竟成饿鬼 .....	57
第 八 回 妓女院小杂役愧见坐办 天音房风流子喜逢侍人 .....	66
第 九 回 办漕粮易地徒手借银票 救弱女扬帆怒目结亲情 .....	77
第 十 回 闯公所解困游说尤掌舵 探秀园将错拜谒余太君 .....	88
第十一回 筠秀溪义理征服起事者 床上镜春情惹恼多情人 .....	99
第十二回 情与义两番缄劝王坐办 战还乱一船堵阻大运河 .....	109
第十三回 谒钦差异水悲音行酒令 求靓女移花接木换男人 .....	116
第十四回 得漕银借鸡生蛋让肥水 比算盘堆花剪彩兴钱庄 .....	126
第十五回 乱纷纷借银存银讲诚信 甜蜜蜜亲妹嫁妹斗机心 .....	137
第十六回 刹贪心略施小计收开泰 重信誉大展鸿图益阜康 .....	148
第十七回 净月庵兄弟俩喜还夙愿 湖州城花魁女早结珠胎 .....	157
第十八回 悼亡堂贤婿初会怪二叔 益庆楼国人共指洋流氓 .....	167
第十九回 购军火要挟汉斯得遂愿 问生丝访谈蚕农颇称心 .....	176

第二十回	散定金麻子凶戾闹丝栈	梦雕舫二叔神奇疗烧伤	.....	186
第二十一回	借快枪船舱偷情假小妹	图联手赌场暗阴庞二爷	.....	195
第二十二回	庞家院安排高管问总管	上海滩聚合丝商斗洋商	.....	206
第二十三回	苏绣行名花飞针绣极品	英租界领事低调谋生丝	.....	215
第二十四回	探船班消息砥定生丝战	品螺蛳风味引出风流觞	.....	225
第二十五回	松江畔有情人终成眷属	杭州城大贪官竟作流囚	.....	235
第二十六回	对家法登徒子忍痛挨鞭	抗天灾胡雪岩临危受命	.....	244
第二十七回	小包厢假话难为月下老	大围城重兵不禁俏娇娘	.....	252
第二十八回	破杭州王有龄守城殒命	病留下胡雪岩痛友伤心	.....	261
第二十九回	明诋毁忠义士当堂申辩	辨是非恪靖侯祭旗出征	.....	270
第三十回	理善后药店择建大井巷	结同心小妹婚配上海滩	.....	281
第三十一回	八岁红偷欢戏迷辱大佬	元昌盛恭服对手归阜康	.....	292
第三十二回	当坐办巨商二度镇上海	任总督老帅全策复新疆	.....	303
第三十三回	金銮殿起争执保海保塞	上海滩做手脚为钱为枪	.....	312
第三十四回	做笼子洋无赖捏造奥林	讨凭证皇近亲打点衙门	.....	320
第三十五回	度假村洋经理近色丧胆	土城子左湘侯闻炮惊心	.....	330
第三十六回	锦绣园三姨太花容失色	北京城众公卿冷面含威	.....	340
第三十七回	连环套胡相公频施巧计	单打一宝二爷大逞威风	.....	351
第三十八回	游杭州宝二爷春心漾漾	定北漠梁书办气息奄奄	.....	361
第三十九回	辩朝堂雪岩走马紫禁城	憎机括芙蓉锁困红芸院	.....	369
第四十回	游豪宅美人棋学士惊艳	吃午饭时尚装娘姨不屑	.....	378
第四十一回	除夕夜淫乱暴死小欢哥	薄暮中走私阴藏大老板	.....	388
第四十二回	抱着愧原状安抚秦少卿	生隔阂温言气坏尤小妹	.....	397
第四十三回	办交涉官府讨好洋鬼子	压丝价内外夹击杭铁头	.....	406
第四十四回	赶寿诞马蹄踏碎全福梦	陪总督机器难留离散心	.....	416
第四十五回	郭皇亲推心置腹弹火气	左湘侯殚精竭虑小危机	.....	427
第四十六回	招招狠毒阜康爆发挤兑	句句谎骗美女开展进攻	.....	436
第四十七回	说公卿赶尽杀绝分巨富	奉圣旨追魂夺命役孤盆	.....	444





月黑风高。彤云密布。寥廓霜天显得分外孤寂、冷清。昏暗的夜幕，似无边无际的穹庐，覆盖着这城阙参差的大清皇城，更显得地阔、天低，殿宇巍峨，气氛肃穆。

故宫正阳门前，是一马平川的御道广场，空荡荡不见一个人影。白日这里少人来往，夜晚更加禁卫森严，偌大的广场上杳无人影，如远古的旷野般寂静。

但听得两旁钟鼓楼的更鼓在声声回荡，久久地在广场上发出沉重的回响……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匹高头大马，正沿着御道急促地朝正阳门狂奔而来。错乱的马蹄声在岑寂的静夜里显得分外刺耳。

骑在马上的人显然已喝得酩酊大醉，对狂野的马完全失去了驾驭能力，只能听任黄骠马恣意奔跑……

他身上的一袭绛红的披风，被凛冽的西北风吹扬开来，在猎猎飘舞，犹如一道火焰划过暗黑的夜空。

马背上，只见骑马人东倒西歪的身影。他好几次差点被发疯的马掀下来，只是本能地紧紧抓住马缰，不让自己摔下马背。

后边，几名听差模样的青年，在气喘吁吁地撒腿追赶，边赶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唤着：“老爷——胡老爷……”

夜幕下的皇城，凤阁龙阙投射出幢幢阴影，高高的宫楼，近处依稀，远处则与暗云苍冥融为了一体。宫楼下，手持刀戟、盾牌的御林军，在暗沉沉的宫



门前一字排开，如铜铸铁浇一般。

马蹄嘚嘚，黄骠马由远而近，那人马颠摇欹晃的暗影蓦地放大了！

御林军头目高举起手，大声吆喝：

“站住！来者何人？快下马！”

其他御林军齐呼：“停！快停下！”

一排排银亮的刀戟，齐刷刷地举了起来，在虚空中抖索着一片寒光。

来人毫不理睬，仍信马由缰，疯狂奔驰而来。

“老爷——停，停住！快勒住马缰……”后面听差挥手喊叫。

黄骠马发疯般奔到正阳门前。

“乒乒乓乓……”刀戟交错高举，挡在门前，发出冷兵器刺耳的撞击声……

御林军头目冲上前去，伸出粗壮有力的手，一把勒住了马缰。

黄骠马昂首长嘶，喷吐着鼻息，化作团团白雾，与身上的汗味热息一阵一阵，扑面而来。

头目高声喝叫：“你是谁？敢在紫禁城撒野？好大胆子！”

马上的人蓄孔明须，东倒西歪，一副昏昏欲睡的老态，醉眼惺忪地不予回答。

御林军头目“咣啷”一声拔出佩刀：“你是何方神圣？快说！”对方此刻似乎才意识到，这拦阻喝问与自己有关，但舌头已大，说话含混：“说？……你说，还是我说？呃……”他打了个响亮的酒嗝。

头目横眉立眼：“当然你说，我在问你哪！老东西。”

“你……你竟然问我是谁？好，好小子！你有种……去，去问慈禧去！”

御林军头目一声霹雳：“什么？你好大胆！竟敢亵渎老佛爷的圣名。来人呀！——快将他拿下！”

“喳——”御林军一齐上来，团团将黄骠马围住。骏马又一次扬起前蹄长嘶，仿佛不服拦管。

“大人！住手——请勿动手……”听差们一边急急奔跑过来，一边扬手呼喊。

御林军们也知事出有因，暂时没有动手。

一名管家模样的小伙子抢先跑到御林军头目面前，连连打躬作揖，口称“死罪”：“大人息怒！我家老爷喝醉了酒，请大人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你家老爷，你家老爷是何等样人？竟敢到紫禁城来放肆？也忒胆大包天了。”头目伸手戟指，毫不容情。

管家陪着笑脸：“我家老爷……嗨嗨，大人！我家老爷嘛……”

“那你看看，我是何等样人？”骑在马上 的老爷大约清醒了一点，手臂一

挥,那件绛红色披风飘然落地……

马上的人,正二品大红顶戴,宝莲官袍,袍上正蟒、行蟒叠献,身穿黄马褂,只神情依旧混沌初开,醉眼朦胧。

御林军一个个瞪大眼睛,纷纷朝马上的人注目凝视,不胜惊讶。

御林军头目不禁惊呼:“啊——老佛爷赐的大红顶戴,还有特赐的黄马褂……”

“还有呢!你给我睁大眼睛,瞅着。”马上的人费了老大的劲,从腰间解下一块金灿灿的腰牌,“啪”地掷到地上,居高临下睥睨着小头目。

御林军头目上前捡起一看,马上脸孔变色:“啊?!……”

桌上的醉鬼溜出了满口的杭州腔:“瞧清楚了么,我能不能在紫禁城骑马?”他抬起手臂朝宫楼城阙一划拉,威风凛凛俨然傲视偌大的紫禁城,挺胸脯道:“哼!自从三皇五帝到如今,可在紫禁城跑马的能有几人?你等也该打听、打听……”

御林军头目扑地跪倒:“小的该死!这是老佛爷亲赐的金牌,大人能骑马进出皇城。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大人恕罪……”连连磕头如捣蒜。

御林军们识趣地悄悄退开,惹不起那就躲吧。

年轻管家上前,对御林军头目压低声音:“我家老爷,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雪岩……”

御林军头目大惊失色:“啊——胡光墉,胡雪岩大人……不就是富可敌国的杭州财神爷吗?听说,连我们大清国的国库,还靠您的一半银钱呢。小的真是瞎了眼,瞎了眼!”说着,频频后退,怕惹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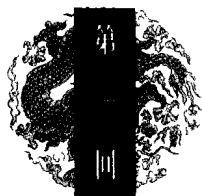
胡雪岩大笑:“哈哈,你这小子,这下还要不要将我抓起来?”

“不,不!请大人饶我一条小命!奴才多有冒犯,请大人宽谅小的无知、无知。”头目且说且退远了,一直退到看不见的暗影里,把骄横换成全身心的惶恐和尊崇。

见对方怯了,胡雪岩开心地仰头大笑:“你们这些坏蛋,还有紫禁城里这些坏蛋,其实我比你们更坏——触犯天条,背叛祖宗成法,效法西洋,无穷尽追逐利润,我是个怪物,是个爱打拼的怪物!是个由小跑街打拼成‘红顶商人’的大清国最大的怪物!怪物你们知道吗?知道吗?哈哈……”噢,他似乎还浸淫在醉乡中没有醒?

“啪!”然后他猛抽一鞭,一骑绝尘而去。

整个紫禁城久久回荡着胡雪岩搏击云天的笑声……



逢讨债怒气难平伸援手  
救落水芳心不死弄轻舟

隆冬,正是年关“大比”之期。

朔风怒号,大雪弥漫。街道上,人们行色匆匆,肩挑手提的都是年货。巷陌纵横的清河坊,商气人气把飞雪作践得一塌糊涂。长长的青石板街面只有深浅不一的黑湿。飞雪骤来,顿被湿化、热化、足迹所化,只有黑湿通连,绵延迤迤,在密密匝匝的屋宇间,在迷蒙混沌之中,独持一份本原,独存一种灵秀,以其厚实、平明、普通,向不可一世的一统长天飞雪挑战。这就是杭州,这就是杭州的清河坊。

“砰! ——嘭! ……”爆竹冲天而起,孩子们仰头拍手,雀跃欢呼。

井边,主妇们喜气洋洋洗刷着锅盆碗盘、鸡鸭鱼肉,一个个谈笑风生,俚语嘟噜。炒货店门口,大炒锅在“沙啦啦,沙啦啦……”翻炒着花生、瓜子、山核桃一类干果,叫卖声在鼎沸的人声中显得特别悦耳,充盈着独特的杭州韵味:“快来呃——炒花生、瓜子、山核桃哟……”

“火热滚烫的粽子! 乾隆万岁爷下江南尝过的甜粽、肉粽、红枣粽……”

“馄饨哟,燕皮馄饨能看见啥馅的哟……”

人丛中,穿行着一位英俊青年,长方脸,眉清目朗,白净面皮反被朔风吹得红润。腋下夹着一个账本,双手笼在棉衣袖子里,脚下生风地踮着碎步。即使行人拥塞,等个空子钻过去,他也这么倒换两脚,作碎步状踮着。

“砰!”又是一声爆竹,他不由得抬起头,驻足观望,露出几分孩子气。

“胡相公!”街边粽子摊老板叫住他:“这般急匆匆,讨账哪?”

“是哟,年关大比,抓紧跑街。”说完,他瞅个人缝欲走。



“吃个热粽子，暖和、暖和。”老板不放过任何一笔可能的生意。

“多谢了！我不饿……”嘴里说着，脚下已经利索地跑开了。

青年叫胡雪岩。几天前，请一个有学问的老先生，给他取了个大号：光墉。他是杭州城有名的“开泰钱庄”的跑街。跑街不坐店，不管兑银放款一类具体业务，但身份高于一般店员。他每天的活计就是跑市面，打探消息，发现、招揽客户，弄清储户详细情况，催讨欠债，登门送礼，应对客户各类不时之需等等，是个八面玲珑的角色。所谓“大比”，就是年关还债的比期临近，这个时段，他的业务重在讨债。现在，他正赶往赖举人家中，去催讨一笔旧账甚或呆账。

长街最冷清处，坐落着一幢老屋。这里人户渐稀，有街无市。当然，街也不过是当中嵌有一溜石板的土街，路面坑凹毁损，不利通行。老屋背后是一个抵近荒限的臭水塘，年年一度茂盛的野苇、构树，掩着、拥着一街住户排进塘中的生活污水，发散些臭气、滋生些蚊蝇给长街古肆。

老屋内四壁萧条，别无长物。纷纷扬扬的雪花，由寒风裹挟，打破窗子飘进。

门板床上，铺着稻草，一具僵尸般瘦弱的身躯在抖颤个不停。脏污的枕头上，是一张形容枯槁、胡子拉碴的脸，深陷的眼窝里，一双昏花的老眼半开半闭。

床边，站着几个如狼似虎的讨债人。为首的正当气势汹汹地逼问床上的老者：“人呢？你儿子王有龄在哪儿？”

老人用瘦骨嶙峋的手指指着门外，无力说话，也说不清楚。

为首的气得喘了一口粗气，拉开的架势不由得垮塌下来：“肯定躲债去了！难怪老子来了好几趟了，都没人……”正说着，屋外哪儿传来响动。一个同伴拉了拉为首的手肘，示意屋外有动静。讨债人立刻隐退，悄无声息。风雪肆虐，把讨债人奈何不得的老人，逼出一阵紧似一阵的咳喘，转不过气来。

后院围墙外，王有龄果真在听动静。

这是位书生模样的青年，年约二十五六，生得剑眉星眼，儒雅中藏着英武气概。虽则穷愁潦倒，不修边幅，却不显猥琐、卑微。他看看爬满藤蔓的围墙，墙头已残破不堪。墙外有一棵褪光叶片的大构树，枝柯张举，如同一把用秃了的竹扫把。王有龄听得屋内没了响动，沿着构树爬上墙头。他提心吊胆地听了一阵，张望了一会，才轻轻跳下地面，蹑手蹑脚走到后窗，朝里面望了一下，但见冷灶湫烟，黑魑魑了无生气。他担心着父亲，于是绕过墙角，放胆走进门来，叫了声“爹——”

床上老人一见，着急地朝他摆手，声音嘶哑地：“走！出去……”王有龄不解，反而冲到床边：“爹，你怎么啦？”此时，两边的门后，突然闪出了讨债人，气势汹汹地把他围住。

王有龄回头一看，脸色突变：“啊？！……”没等他反应过来，两个壮汉，一人抓住一条手臂，把他抓住。

为首的一把揪住他的衣襟：“好啊！王有龄，这下总算被我们逮到了！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吧？”

双方目光一阵对峙，王有龄终于败下阵来：“好吧，你们想怎么样？”

为首的满嘴喷着唾沫星子：“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非给你一点厉害看看不可！走，跟我们走！”

“上哪儿？”王有龄一声惊问，杭州找黑道讨债，有把人弄残的。

“衙门！”

其他讨债人也喊着：“走，快走！”

王有龄一甩手：“我没犯罪，干吗上衙门？”

为首的嘿嘿一声怪笑：“你住我家老爷的房子，三年没付房租，就这么挺着白住？借了高利贷，年年利滚利，可你分文未还。今几个，你再不给钱，只好请你上衙门去见官。”

王有龄自知理亏：“钱？等我补了盐大使的缺，所有的欠债一并归还。可眼下实在没办法，我拿什么还？你们瞧，家当全在这儿，你看什么能抵债？”

为首的一看屋内：“补缺？说梦话还要挑个好时辰呢，看你这熊样，天上能掉下金元宝给你？王有龄，你准备破罐子破摔是吧？那好！我们先收回房子，你和你老不死的爹走人！来！快动手——把他们轰出去！”

为首的顺手抓过桌上一个茶壶，甩出门外。

其他人也把屋内旧桌椅烂板凳统统摔出门去。

胡雪岩走大街，过小巷，一溜小跑，本打算抄近路去赖举人家，路过这家门口，一口小铁锅蓦地从屋内飞了出来，差点砸到他身上。

他机灵地闪身躲过，听到屋内一片打砸吵嚷之声，好奇地走了进去。

王有龄正拉住为首的手求情：“大哥，好了吧，好了吧……你们是来讨债，又不是抄家……”

为首的不依不饶：“我们就是要砸！砸你一个稀巴烂！才知道我们的厉害。”

他狠狠一推，将王有龄推倒在地：“哼！不折你一条手臂、断你一条腿，就算是对你客气呐。”

胡雪岩见状连忙上前：“大哥，大爷，有话好好说，别伤了和气。”便挺身

拦住了为首的。为首的张牙舞爪欲再次扑向王有龄，见冒出个挡道的，原本就没好气：“滚开！要你管什么闲事？”顺手一巴掌，将胡雪岩打倒在地。下手忒重，胡雪岩嘴角被打出了血。就在这时，门口冲进一位少女，手持一把木桨，叫一声：“雪岩哥——”几步冲到胡雪岩身边，撩起衣角为他擦去血渍，把他扶了起来，扭身冲那群讨债者道：“你们好狠心哟！干吗下手这样重？”

为首的恶狠狠地说：“不狠，能赶走这些穷叫花子吗？”

王有龄气极：“谁是穷叫花子？我，我是……”为首的仿佛下决心要把他们赶走，对王有龄又打又踢，嘴里道：“你就是穷叫花子！你们就是穷叫花子……”王有龄忍无可忍，与他对打起来。胡雪岩恼恨此人心狠，前去帮忙，颇塞了他几记夹拳，打得为首的直叫“哎哟”。其他几位讨债人忙来助阵，少女抡起木桨，一阵横扫，招招着肉，虎虎生风。

那些人吃不住劲，频频躲闪。为首的顿足喊叫：“反了，你们简直是反了！”一个讨债鬼被少女追赶，竟跳过去抓起床上的老人来作抵挡。王有龄怒不可遏，大叫一声，一阵风冲进厨房，操起一把菜刀，又旋风般冲回来，一刀砍在为首的手臂上，顿时血流如注。为首的哇哇大叫：“哎哟！你倒抢先动刀动枪，对我们斩手断臂了。”

其他逼债人发一声喊：“啊！要杀人了，快抓他上衙门去……”一齐围了上来。

王有龄举着刀，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傻站着，只摆个金刚怒目的架势。少女提醒他：“快！还不快跑！”

王有龄这才猛醒，“咣啷”一声丢下刀，箭一般射出门去。讨债人一齐追喊出去：“抓住他！快抓住他——”

王有龄跑得跌跌撞撞，跑得晕头头脑、上气不接下气。器乱的叫喊声在暮霭中滚动：“抓住他！别让他跑掉……”逼债人在后面紧追不舍。出于关心，胡雪岩和少女也追了上来，跑前的挟着账本，赶后的扛着木桨。

前面是一座高高的大石桥，远看如大地的胸乳，挺拔孤出。跑近了，不过是一道石砌的陡坡，像隆腹般坦陈展开，两侧有石砌雕花栏杆，像产妇无力张举的两条小臂——它就是著名的新宫桥。

王有龄跑到这儿已是精疲力竭，他呆呆地站在桥头，一边干呕着，一边打着主意。背后的讨债鬼已渐渐逼近。

他望着桥下，黑黝黝幽深流淌的河水百年千年不息地流过，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脸上却挂着泪痕：“新宫桥下东流水，中间多少行人泪？难道这世界再没有我王有龄的容身之地了吗？……”

他的身体摇晃着，心把持不住，身体也把持不住。

胡雪岩远远便喊：“别跳河！别寻短见——”疯狂地朝这儿挥手。

少女也喊：“别跳，千万别跳河……”

但是，王有龄已从桥头纵身跳了下去，激起一片黑亮亮的浪花，发出噼里哗啦的溅落声。

“救人啊——有人跳河了！”有路人冲上新宫桥，高喊：“快救人啊……”

路人大乱，一齐朝桥头拥来。

杂沓的脚步，踩在积雪的路面，飞溅起雪泥，白的是雪，黑的是泥。

桥上、河边已围着不少人，望着河水中间，指手画脚。

黑黝黝的运河水，以它惯有的沉稳和力量，激起一个个漩涡。

漩涡中，一颗人头若隐若现，一双手露出水面，在胡乱地划动、挣扎。

水面上，一顶书生戴的瓜皮帽，在随着流水起伏。

“不好了！要沉下去了。”

尽管桥上又跑来不少人，可大多数只是观望，很少有人付诸行动。

河心，王有龄的人头已看不见。很快，露出水面的一只手也渐渐下沉，只露出指尖。胡雪岩一身泥水赶到，二话没说，“扑通！”跳了下去。

众人发出惊呼：“啊！……”

胡雪岩奋力向王有龄游去，但从游姿来看，他的水性并不佳。

湍急的河水，在他的挥打下发出喧嚣，望空跃起一片白的、黑的，又哗然落下，撒下无数亮泡，溅起串串水花。稍远，水流在刺骨的寒风中闪着幽幽冷光。向前直泻的水纹像道道流矢，倏然不见；又像黑色巨蟒脊背上的黑鳞，倏然一闪即逝。冬天的大运河，变得险象环生了！待胡雪岩游到出事地点，已不见王有龄的踪影。

他大口喘息着，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睁大眼睛寻找。突然，他看见漩涡中露出一条发辫，胡雪岩迅疾伸出手去，一把抓住。一阵挣扎，一阵搏击，水花翻涌，就靠那条辫子，他把王有龄的半个身体带出了水面。王有龄已半昏迷，只是本能地乱划、乱抓。

他一定是太难受了！胡雪岩模模糊糊地想，凑拢去想拉他一把，谁知王有龄出于求生本能，一把将他抱住，抱得紧紧的。

胡雪岩惊叫：“哎哟！别抱我，我水性不好……”但王有龄已经听觉、视觉全失，只有生的意念主宰了他，他将救星搂抱得更紧。拼命挣扎的胡雪岩已呛了好几口水，“唔唔”叫着，越发呛水，很快便失去游动的能力，被落水的王有龄拖向河底，双双沉了下去。

在桥上，岸上的人鼓涌、骚动、惊乍、痛惜的时候，一条小船溯着水流，从暮霭中闪了出来。



少女飞快地划动双桨，目光沉稳地扫射着水面。她坐在船尾，微微佝着上身，双脚蹬在一道隔舱板上，纹丝不乱。那种沉着、镇静，与她的年龄有着太大的反差。很快，波动的水流中，现出时沉时浮的两个人，仍在不住地挣扎。少女急忙将小船向他们划去。胡雪岩见小船驶近，奋力将落水的王有龄托起，推向小船。少女一边叫着“雪岩哥，快上船”，一边伸过手来，将奄奄一息的王有龄拖上船，扔在前舱。胡雪岩解脱了，却想显他本事，扳住船舷：“我，我自己来……”话音未落，他纵身一跃，半个身子跃上船舷，但用力过猛，小船侧向一边。少女喊着：“哎！当心！雪岩哥……”闪到另一边想稳住船，但已经晚了，船舷严重倾斜，把船上的人全部倒进了运河水中。白浪、黑泡、漩涡，泛着幽光的水波，顷刻将落水者吞噬。

岸上围观的人又一次发出惊叫，无不紧张地凝视着河中。暮霭渐浓，朔风更紧，飞雪稍停，夜寒陡起，围观者中有人打起了寒颤，有的早就在跺脚搓手地取暖了。远远望去，那水性娴熟的少女最先冒出水面，她很快从水中捞起一个，挟着他的腰，划着水游向小船，一看她那个姿势，就知道她水性极佳。

“好！好啊……”岸上的人一齐鼓掌。

“你们知道她是谁？草桥门外大名鼎鼎的螺蛳姑娘。”有人在说。

“啊，她就是螺蛳姑娘呀？！”

河面上，螺蛳姑娘已把王有龄、胡雪岩先后推上船，自己走船尾轻轻上船，操起了双桨。在人们的啧啧赞叹声中，小船风一般消失在夜幕里。

小船傍靠哪儿，胡雪岩和螺蛳姑娘起了争执。

三个浑身精湿的落水鬼，王有龄情况不佳。螺蛳要在就近的中河边停靠，那里有个破庙，可以暂栖。

胡雪岩还在犹豫：“我家在元宝街，离这儿不远，还是你用船……送到我家中去吧。”

螺蛳姑娘一听就来气：“去你家？你那婆娘不把我生吞活剥才怪呢。哼！”

胡雪岩歉疚地说：“螺蛳姑娘，我对不起你，我违背了我们的誓约……可我也是没法子哟，我娘硬要把她塞进我的房里，这父母之命……”

螺蛳姑娘打断他的话：“别分辩了！我知道，你娘是嫌我穷，嫌我是个摸螺蛳的……少啰嗦！就停在这儿，你快扶他上岸。”

胡雪岩去扶失去知觉的王有龄，可哪里扶得起，只得在螺蛳的帮助下把他背了起来，离船登岸。螺蛳姑娘从船舱拿出很大一只衣包，跟在后边。

河水把王有龄的肚子灌得胀鼓鼓的，他的脑袋无力地耷拉在胡雪岩胸

前,似乎听得到水在王有龄的腹腔里晃荡。积液不时从他的嘴角溢了出来,在胡雪岩胸前流淌。胡雪岩深一脚浅一脚,好不容易把个王有龄驮进了破庙,一躬身,王有龄便出溜在地。胡雪岩一屁股坐了下去,身子往后一倒,四仰八叉睡在地上。只听螺蛳叫道:“你作死啊!这种时候,你能睡吗?动着,你给我不停地动着,听见没有?”

破庙早已香火沉寂,凋敝破败,门扉倒地,墙角透风,是流浪人的栖宿之地。但佛龛前偶有香火,今晚就有几枝红烛在寒风中哆哆嗦嗦,毕竟要过年了嘛。

胡雪岩把王有龄脸朝下摆放在地,揉他、叫他:“兄弟,醒醒,快醒醒……”老半天,他抬头对螺蛳说,“这可怎么办,是不是没救了?”

“没救了,你也给我不停地动着,否则,不消一袋烟功夫,你身上就结冰了,你也要没救了——”螺蛳说罢,忙里忙外,到雪地弄来一些枯枝,一棵死树,用叫花子铺床的稻草引火,就把一堆篝火烧了起来。

寒夜里,一个绝望的落水者最需要的是温暖,王有龄的脸色渐渐松弛,唇角也开始微微抽动。

胡雪岩连忙将他身体侧转,拍打着他的背部,让他吐出肚内的全部积水。

他们身上的水,王有龄呕吐出来的水,流进了火堆,混合着树枝的水汽和柴上的积雪,在火中发出滋滋的响声。

螺蛳姑娘打开那个衣包,从里面取出两件女式大袍:“你们先把湿衣服换下,把这袍子披一披,将就一下,在火堆边烤烤身子,要不然会冻坏的。”